



他的小發現，放在掌心。

「是一隻蟋蟀！」他驚呼了一聲。

然後，他小心的捧著蟋蟀，走回報攤。那隻蟋蟀一動也不動，一聲也不響的靜待在他的手心裡——彷彿睡著了，更像嚇死了。

馬利歐抽出一張面紙，把蟋蟀放上去，又抽了一張，開始擦拭蟲身。他溫柔的撫著那黑黑的硬殼、那對觸鬚、那些腿和翅膀。漸漸的，累積在蟲身上的汙泥不見了。雖然牠的顏色仍然烏黑，卻比剛才多了層光澤。

馬利歐把蟋蟀擦乾淨後，又到車站裡四處搜尋火柴盒。他一下子就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個，並拆下一邊，然後，他摺了張面紙塞進盒裡，再把蟋蟀也放進去。火柴盒搖身一變，就成了一張好床。那隻蟋蟀似乎對自己的新家很滿意，在裡面兜了一下，就舒服的安頓下來。

馬利歐坐在那邊看得入神，連有人路過都忘了吆喝兩聲：「買報紙喔！」或者

片牠今天傍晚剛撿回來的肝腸。本來牠是要留著當明天早餐的，可是，認識第一隻蟋蟀朋友是一件很難得的大事。牠把肝腸往兩排牙齒中間一啣，又衝回了報攤。

「你看！」牠神氣的把肝腸往柴思特的面前一放。「是肝腸！你繼續說你的故事吧！我們可以一邊聊一邊吃宵夜。」

「謝謝你！」柴思特說。一隻才認識不到幾分鐘的老鼠，居然願意和牠這隻蟋蟀分享食物，讓牠覺得很感動。「我剛才吃了些巧克力。除此之外，我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

「那就趕快吃吧！吃吧！」塔克說。牠把肝腸咬成兩半，然後把比較大的那一半給了柴思特。「你聞到了肝腸的味道……然後呢？」

「我就從樹樁跳下來，朝著那個味道跳過去。」柴思特說。

「這很合理呀！」塔克說，牠的兩個腮幫子嚼得鼓鼓的。「換作是我，一定也會這麼做。」



牠們正站在時報大樓的一角，也就是時報廣場的南端。在蟋蟀的頭頂上，一幢幢的大樓就像是一座座會發光的高山，矗立在夜空中。即使夜深了，霓虹燈依然閃爍炫目，那些紅的、藍的、綠的和黃的光線，時時交映在牠的身上。空氣中充斥著車輛的喧囂和人類嗡嗡的語音。彷彿整個時報廣場是一枚貝殼，所有的色彩和聲音都像浪濤一般在裡頭翻攪。柴思特的心臟猛然一揪，趕緊閉上了眼睛。眼前的景觀對一隻從小到大只習慣柳樹的高度和小河的潺潺水聲的蟋蟀來說，實在是太驚人，也太華麗了。

「你覺得怎麼樣？」塔克問。

「嗯……這……這真是不得了！」柴思特結結巴巴的說。

「除夕夜的景觀才有看頭呢！」哈利貓說。

柴思特的眼睛漸漸適應了那些光芒。牠仰首看著天空，認出了在高高的頭頂上，紐約的上空和全世界的上空，有一顆以前在康乃狄克州老家常常看到的星星。





「當然！」柴思特說：「我反而比較喜歡睡火柴盒。」

「只不過，」塔克踩著左後腳，說：「這個地板太硬，不太好睡。」

「我去排水管那邊幫你拿點紙過來好了。」哈利貓自告奮勇。

「不行！那樣子會把裡面弄得亂七八糟的。」塔克說：「我們可不希望柴思特跟貝里尼家之間發生不愉快。」說著，牠突然支吾起來。「唔……說不定，我們可以在這邊找到些什麼。」

「面紙怎麼樣？」柴思特建議。「又軟又舒服。」

「面紙是不錯，」塔克說：「可是我在想……」牠欲言又止。

「說吧！塔克，」哈利貓說：「你想到什麼好東西，就直說吧！」

「好吧！」塔克說了：「我只是在想，要是收銀機裡面有些紙鈔的話……」

哈利貓噗哧大笑。「你看看！」牠對柴思特說：「除了這隻老鼠以外，還有誰會想睡在紙鈔上？」

「唱吧！哈利。」柴思特說。

「你可別後悔！」滿嘴培根萬苣番茄三明治的塔克含糊不清的吐出一句話來。可是，哈利貓的興致很好，牠清了清喉嚨，開始唱：

當我呼喊你

喔——喔——喔

喔——喔——喔

哈利貓愉快的呼叫跟歌詞搭配得挺好的。

「這下你明白我說的話了吧！」塔克嘟囔著。

但是哈利貓依舊繼續唱下去：

